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〇四回 囁囁小語妯娌談心 煌煌綸音英雄受賞

話說褚標給施公道喜，卻又未曾說出何事。施公便道：「老英雄，究竟何喜？可請明白說出。」褚標道：「天霸已將御馬盜出；竇耳墩捉住，現在已解京師去了。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，怎麼不給大人道喜呢？」施公聽說，心中真是大喜，因道：「此皆仰眾位英雄之力，成此大功，上紓宵旰之憂，下除小民之害。本部堂有何與焉？但是本部堂有一事可疑，老英雄本與朱壯士、天霸三人同行，李昆卻與計全、關太、何路通繼日前去，此時怎麼又是李昆與老英雄、朱壯士同回呢？」褚標見問，因將中途患病，巧遇李昆等人，天霸即留李昆在客店照應，自己與朱光祖、關太、何路通、計全往連環套，比及盜出御馬，請朱光祖同褚標、李昆先行回家，給施公送信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施公這才明白。施公又問了朱光祖，連環套內如何盜御馬、如何捉住竇耳墩的情形。朱光祖即將黃天霸如何放釋郝天龍，如何獻馬見馬，如何盜雙鉤，如何三進連環套，捉拿竇耳墩的話，也細細說了一番。施公聽罷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此次功勞真是朱光祖居多了，實是可敬。」朱光祖又謙遜了一遍，大家辭出。此時賀人傑、金大力等人，均已前來與褚標等行禮已畢，又將以上情形問了一遍。賀人傑雖然是個千總，究竟還有小孩子的脾氣，因即跑回天霸的衙門，與張桂蘭送信。張桂蘭聽見此言，那一番歡喜自不必說。就是賀人傑的母親，也是歡喜無限，因向張桂蘭道：「妹妹，我看此次叔叔既將御馬盜回，竇耳墩捉赴京師，萬歲爺定有一番恩賞的，這是我妹妹的福氣。」

張桂蘭道：「妹子何敢妄想，不過是姐姐的福，老爺能平安無事，捉住強人，呈繳御馬，早日回來，便是妹妹心滿意足了，還望升官受賞？若是聖恩浩大，忽有非分之加，這也是老爺的作為，妹妹亦不過隨夫光耀罷了。姐姐不須煩惱，在我看來，大哥雖然棄世，不曾受皇家一官半職，固然有些遺恨，便是姐姐今日看見我們如此，也不能怪你心酸。但是我這姪兒，有此品貌，有此武藝，現在官職雖小，不患將來不作國家棟樑。而況現在親已聘定了，前日老爺還提姪兒的親事，預備今冬明春給他成親起來，好讓姐姐有個媳婦在面前服侍。況且殷家的女兒，也是極美貌、極端莊、極有武藝。將來一對小夫妻，佳兒美媳，在姐姐面前孝順，姐姐也可以消閒了。再等一二年，人傑姪兒再有個小孩子，姐姐不是就有抱孫兒的日子了嗎？若我那姪兒再立一二件大功勞，也就可以邀朝廷的上賞，給姐姐請了誥封，那時姐姐也是一位太夫人了。看看妹子，雖然現在夫榮婦貴，但是小孩子不過才兩歲，若等到我姪兒這樣大的歲數，還是很費一番心力，才可以撫養到如此呢！還不知道將來成人不能成人。姐姐，你有我姪兒這樣一個好兒子，還有什麼可慮，還有什麼可煩惱嗎？不是妹子取笑你，即便我那大哥尚在，你老也老了，也沒甚有趣味了，怎比得少年夫妻那等我我恩愛，刻難離開麼！」這句話說，把賀人傑的母親引笑起來，順口說來一句：「妹妹，你真會講。想是昔日妹妹與叔叔在鳳凰嶺招親的時節，終日終夜總不肯與叔叔離開的了，不然何以知道少年夫妻是刻不能離呢？」張桂蘭聽了這話，直羞得面紅過耳，當下帶笑說道：「我不過說一句，看你就說出這一番話來，好不叫人怪臊的。咱們別說話罷，不要取笑了。」卻好賀人傑在旁說道：「母親，你老人家不必煩惱。兒子雖小，也有□八歲了。再過幾年，也可建立些功勞，與叔父一般榮貴。」說罷，即掉轉頭向外面跑去。張桂蘭與賀人傑的母親復說笑了一陣，賀人傑的母親，也就將心中的煩惱解散去了。

閒話休提，再說施公這日正在書房中，想那五隻麻雀的事，忽見值日巡捕官進來，稟道：「有聖旨到！」施公聽說，吃了一驚，不知又有何事。因即命人排設香案，到大堂上接旨。宣讀已畢，原來是傳旨嘉獎，並著令施公來京召見，暨轉飭黃天霸，補授淮揚鎮總兵，原任總兵楊大本，著開缺來京聽候另用。

關太頂補漕標中軍副將，計全頂補漕標參將，何路通頂補漕標都司。遞遺員缺，著令施公當本標揀員補授。施公當即謝恩，行了三拜九叩首禮，這才起來，將聖旨恭請進去。一面將眾人傳了進來，告知一切；一面就寫了謝恩的奏稿。並遵旨轉飭黃天霸等各補本缺。所遺守備員缺，即以李昆請補。千總員缺，即以李七侯請補。又申敘覲見日期，大約在□月中旬，並請旨簡放大臣署理漕督各節等，一一起了奏稿，發與幕賓繕寫。隨即排齊香案，將此折本拜發出去，當驛遞恭齎進京。

此時，漕標合營上下人等，都曉得黃天霸升授了淮揚鎮總兵，關小西升授了副將，其他人等俱皆遞升。惟有郝素玉聽得此言，因關太尚未回來，不敢據以為信，要想著人去督轅討信，又恐為人家取笑，說他性急，暗想：「莫若我去副將衙門，姑作給張桂蘭道喜，便可打聽出來了。」主意已定，即刻著人預備轎子，到黃老爺衙門道喜。當有僕從傳出話去，一會子已備了大轎。郝素玉便裝束齊全，帶了兩個女僕丫環，上了轎，直望副將衙門而來。不一刻已到，當即投了帖，自有人傳報進去。

張桂蘭一聽，即刻迎接出來。兩人一見面，郝素玉給張桂蘭說道：「我來給姐姐道喜呀！」張桂蘭道：「妹妹，你這是怎說？有何喜事，給愚姐道喜！」郝素玉道：「你不要故作不知了，現在外面誰不知道，你還在這裡裝佯，這是何必！不然妹子又何必這時候前來，給你道喜呢。」一路說著，已進了內宅。賀人傑的母親，也就迎了出來。

大家坐下，有丫環送上茶來。張桂蘭便向賀人傑的母親說道：「姐姐，妹子告訴你一宗奇事。郝妹妹方才到此，一見面就說，是特地前來給咱道喜。咱問她有何喜事，她便怪咱裝佯，故作不知。又說：『外面通知了，怎麼你自家的事，偏說不知道。這不是來騙人？』姐姐，你看這話可冤不冤呢！別人就作不知道，姐姐是終日在這裡的，咱妹子可有什麼喜事麼？你既知道，何不說出來給大家知道，便是愚妹也可明白。這樣一個悶葫蘆，叫人怎打得破呢？」郝素玉道：「姐姐，你真個不知麼？」張桂蘭發急道：「妹妹！你這是什麼話，咱若知道，還要問妹妹麼？」郝素玉道：「非為別事，只因方才聽人傳言，說你家老爺升授了淮揚鎮總兵，我家老爺就遞補了你家老爺的缺，計老爺遞補了參將。外間傳說紛紛，所以妹子特地過來道喜。如今姐姐說不知道，難道這件事還是謠言麼？」張桂蘭聽了這句話，登時也就半信半疑起來，正欲回答郝素玉的話，忽見賀人傑氣喘吁吁跑了回來。一見張桂蘭，便搶著磕了頭，方才站立起來；忽見郝素玉也在這裡，又走到郝素玉面前，也搶著磕了個頭。畢竟賀人傑給她二人何以行此大禮，究竟有什麼事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